

古文觀止

二

卷二

鄭子家告趙宣子〔一〕文公十七年

晉侯合諸侯於扈〔二〕，平宋也〔三〕。於是晉侯不見鄭伯〔四〕，以爲貳於楚也〔五〕。

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〔六〕，以告趙宣子。曰：『寡君即位三年〔七〕，召蔡侯而與之事君〔八〕。九月，蔡侯入於敝邑以行。敝邑以侯宣多之難〔九〕，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〔一〇〕。十一月，克減侯宣多〔一一〕，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〔一二〕。十二年六月，歸生佐寡君之嫡夷〔一三〕，以請陳侯於楚〔一四〕，而朝諸君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，以葢陳事〔一五〕。十五年五月，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〔一六〕。往年正月〔一七〕，燭之武往朝夷也〔一八〕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。以陳、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〔一九〕，則敝邑之故也。雖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〔二〇〕？在位之中，一朝於襄〔二一〕，而再見於君。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〔二二〕。雖我小國，則蔑以過之矣〔二三〕。今大國曰〔二四〕：「爾未逞吾志〔二五〕。」敝邑有亡，無以加焉。古人有言曰：「畏首畏尾〔二六〕，身其餘幾？」又曰：「鹿死不擇音〔二七〕。」小國之事大國也，德則其人也〔二八〕，不德則其鹿也。鉅而走險〔二九〕，急何能擇。命之罔極〔三〇〕，亦知亡矣。將悉敝賦以待於儵〔三一〕，唯執事命之。文公二年〔三二〕，朝於齊。四年，爲齊侵蔡，亦獲成於楚〔三三〕。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〔三四〕，豈有罪也！大國

若弗圖〔三五〕，無所逃命。』

晉鞏朔行成於鄭〔三六〕，趙穿、公壻池爲質焉〔三七〕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鄭子家的這篇外交辭令，利用晉、楚兩大國之間的矛盾，羅列事實，批評晉的苛刻要求，甚至不惜以決裂相警告，終於迫使晉人讓步。子家，鄭公子歸生，字子家，鄭國執政大臣。趙宣子，趙盾，晉國執政大夫。

〔二〕晉侯：指晉靈公，前六二〇年至前六〇七年在位。扈：鄭國地名，在今河南原陽西。

〔三〕平宋：平息宋國內亂。魯文公十六年（前六一一），宋昭公被殺，其弟立，是爲文公。十七年春，晉國聯合衛、陳、鄭國攻打宋國，討伐宋文公，但因文公已立定，反定其位而還。

〔四〕鄭伯：指鄭穆公，前六二七年至前六〇六年在位。

〔五〕貳：二心。指晉靈公認爲鄭國對晉國懷有二心，而同楚國親近。

〔六〕執訊：掌管通訊聯絡的官。書：信。

〔七〕三年：指鄭穆公三年，即魯文公二年（前六二五）。

〔八〕蔡侯：指蔡莊侯，前六四五年至前六一二年在位。君：指晉襄公，晉靈公之父，前六二七年至前六二二年在位。

〔九〕侯宣多：鄭國大夫，因立鄭穆公有功，所以恃寵專權。

〔一〇〕偕：同行。

〔一一〕克減：稍稍平定。克，能够。減，損。

〔一二〕朝：朝見。執事：君王左右的辦事人員。這裏指晉襄公。

〔一三〕嫡：嫡子，正妻所生之子。夷：鄭國太子，名夷，字子蠻，即後來的鄭靈公。

〔一四〕陳侯：即陳共公，前六三一年至前六一四年在位。陳共公要去朝見晉國，又擔心楚國不高興，所以先派歸生陪太子夷請命於楚君。

〔一五〕藏（chān 產）：完成。

〔一六〕陳侯：即陳靈公，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在位。

〔一七〕往年：去年，指鄭穆公十七年，即魯文公十六年（前六一一）。

〔一八〕燭之武：鄭國大夫。往朝夷：太子夷往朝於晉。此句爲倒裝句。

〔一九〕密邇：關係親近。

〔二〇〕不免：指不免於獲罪得禍。

〔二一〕襄：指晉襄公。

〔二二〕孤：君王的自稱。這裏指鄭國國君。二三臣：指鄭國燭之武、子家等人。絳：晉國都城，在今山西

翼城東南。

〔二三〕蔑：無。

〔二四〕大國：指晉國。

〔二五〕逞：滿足。志：心願。

〔二六〕畏首畏尾：喻指北畏晉，南畏楚。

〔二七〕音：同『蔭』，指庇蔭之所。

〔二八〕德：謂以德相待。則其人也：就以人道相事。

〔二九〕鉦（*ling* 挺）而走險：在險路上急速奔跑。鉦，快跑的樣子。

〔三〇〕命：指晉國的要求。罔極：無窮。罔，無。極，極限。

〔三一〕悉：盡。賦：田賦。這裏指軍隊，因為古代按田賦出兵，所以稱賦。僚（*chóu* 愁）：地名，位於晉、鄭交界處。

〔三二〕文公二年：指鄭文公二年（前六七一）。

〔三三〕成：和解，講和。蔡國為楚國盟國，鄭國攻打蔡國，楚國反與鄭國講和。

〔三四〕從於強令：服從於強制性的命令。

〔三五〕圖：思慮，體諒。

〔三六〕鞏朔：晉大夫，也稱士莊伯，鞏伯。行成於鄭：到鄭國來講和。

〔三七〕趙穿：趙盾的弟弟，晉國的卿。公壻池：晉靈公的女壻，名池。質：人質。

王孫滿對楚子〔一〕宣公三年

楚子伐陸渾之戎〔二〕，遂至於洛〔三〕，觀兵於周疆〔四〕。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〔五〕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〔六〕。對曰：『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〔七〕，貢金九牧〔八〕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爲之備，使民知神姦〔九〕。故民入川澤山林，不逢不若〔一〇〕。螭魅罔兩〔一一〕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協於上下，以承天休〔一二〕。桀有昏德〔一三〕，鼎遷於商，載祀六百〔一四〕。商紂暴虐，鼎遷於周。德之休明〔一五〕，雖小，重也；其姦回昏亂〔一六〕，雖大，輕也。天祚明德〔一七〕，有所底止〔一八〕。成王定鼎於郊廓〔一九〕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輕重，未可問也。』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魯宣公三年（前六〇六），楚莊王先後吞併了一些小國之後，陳兵周朝邊境，並詢問九鼎的輕重，伺機覬覦周朝王權。周大夫王孫滿針對楚莊王的問話，說明了九鼎的來歷，並指出統治天下『在德不在鼎』，『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』，打擊了楚莊王的囂張氣焰，挫敗了他的狂妄野心。王孫滿，周襄王孫，名滿，周大夫。對，回答。楚子，指楚莊王，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在位。

〔二〕陸渾之戎：古代西北少數民族的一支，原居今甘肅敦煌一帶，後遷到今河南洛水兩岸。戎是對中原西北部少數民族的稱呼。

〔三〕洛：洛水，發源於陝西，經河南流入黃河。

〔四〕觀兵：檢閱軍隊以顯示軍威。疆：邊境。

〔五〕定王：周定王，名瑜，前六〇六年至前五八六年在位。勞：慰勞。

〔六〕鼎：即九鼎。相傳夏禹收九牧進貢的銅鑄成九個大鼎，象徵九州，夏、商、周三代奉為傳國之寶，也是王權的象徵。

〔七〕圖物：繪製各地物品。圖，畫。

〔八〕貢：把物品進獻給天子。金：指青銅。九牧：九州之長。牧，為一州之長。貢金九牧，是「九牧貢金」的倒裝，猶言天下貢金。

〔九〕神姦：鬼神怪異之物。

〔一〇〕不逢不若：不會遇到不順的東西。逢，遇。若，順。

〔一一〕魍魎（chǐ mèi 痴妹）：通「魍魎」，傳說是山林裏的精怪。罔（wǎng 網）兩：通「魍魎」，傳說是河川裏的精怪。

〔一二〕承：接受。休：保佑。

〔一三〕昏德：品德言行昏聩禍亂。

〔一四〕載祀：年代。唐、虞曰載，商曰祀，周曰年。

〔一五〕休明：美善光明。

〔一六〕姦回：姦惡邪僻。

〔一七〕祚（*nuo* 坐）：賜福，保佑。明德：美德。這裏指明德的人。

〔一八〕有所底（*si* 指）止：有所止盡。底，至，終止。

〔一九〕成王：周成王，名誦，前一〇五五年至一〇二一年在位。定鼎：定都。郊廓（*jiu* 頗辱）：

東周王城，在今河南洛陽。

齊國佐不辱命〔一〕成公二年

晉師從齊師〔二〕，入自丘輿〔三〕，擊馬陘〔四〕。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、玉磬與地〔五〕。『不

可，則聽客之所爲〔六〕。』賓媚人致賂，晉人不可，曰：『必以蕭同叔子爲質〔七〕，而使齊之封

內盡東其畝〔八〕。』對曰：『蕭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。若以匹敵〔九〕，則亦晉君之母也。吾

子布大命於諸侯〔一〇〕，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，其若王命何〔一一〕？且是以不孝令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孝

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〔一二〕。」若以不孝令於諸侯，其無乃非德類也乎〔一三〕？先王疆理天下〔一四〕，

物土之宜〔一五〕，而布其利〔一六〕，故《詩》曰：「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〔一七〕。」今吾子疆理諸侯，而曰「盡東其畝」而已，唯吾子戎車是利〔一八〕，無顧土宜，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？反先王則不義，何以爲盟主？其晉實有闕〔一九〕！四王之王也〔二〇〕，樹德而濟同欲焉〔二一〕；五伯之霸也〔二二〕，勤而撫之，以役王命。今吾子求合諸侯，以逞無疆之欲〔二三〕。《詩》曰：「敷政優優，百禄是遒〔二四〕。」子實不優，而棄百禄，諸侯何害焉？不然，寡君之命使臣，則有辭矣。曰「子以君師辱於敝邑〔二五〕，不腆敝賦〔二六〕，以犒從者〔二七〕。畏君之震〔二八〕，師徒撓敗〔二九〕，吾子惠徼齊國之福〔三〇〕，不泯其社稷〔三一〕，使繼舊好。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〔三二〕。子又不許，請收合餘燼〔三三〕，背城借一〔三四〕。敝邑之幸〔三五〕，亦云從也。況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聽〔三六〕！」」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魯成公二年（前五八九），晉、齊鞏之戰中齊軍敗績，齊國佐奉命出使求和，面對晉人提出的苛刻條件，他從容不迫逐條駁斥，最後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，使齊國雖敗而不辱。國佐，即文中的賓媚人，賓是姓，媚人是族名，齊國大夫，曾主齊國之政。

〔二〕從：跟隨，這裏是追擊的意思。

〔三〕丘輿：齊國地名，在今山東費縣。

〔四〕馬陘（xíng 形）：齊國地名，在今山東青州西南。

〔五〕齊侯：指齊頃公，前五九八年至五八二年在位。紀甗（yǎn 演）：紀國的甗，當為紀國的禮器。紀，古國名，在今山東壽光南，為齊所滅。甗，一種炊器，以陶土或青銅製成。玉磬：玉製的打擊樂器，也是一種禮器。

〔六〕客：指晉人。

〔七〕蕭同叔子：齊頃公的母親。蕭，國名。同叔，蕭國國君的字，是齊頃公的外祖父。子，女兒。晉人即便直言，所以這樣稱呼她。質：人質。

〔八〕封內：國境內。盡東其畝：把田間壟埂全部改為東西向。晉國由西而來時，壟埂東西向，兵車行進方便。

〔九〕匹敵：相等，對等。這裏指齊、晉兩國地位相當。

〔一〇〕吾子：指晉軍主帥卻克。布：發佈。大命：即命令，前面加一「大」字表示尊敬。

〔一一〕王命：先王以孝治天下的命令。

〔一二〕『孝子』二句：出自《詩經·大雅·既醉》，意思是孝子的孝心沒有虧缺，上天就永遠賜給你們福祿。
匱（kūn 愧），竭盡。錫，賜予。類，同類人。

〔一三〕無乃：恐怕，表委婉的語氣詞。德類：道德法式。

〔一四〕疆理：指對田地的規劃。疆，劃邊界。理，分地理，指劃定溝渠和道路。

〔一五〕物土之宜：根據土地的實際情況，來確定它所適宜的耕作方式。物，察看。

〔二六〕布：分佈。

〔二七〕『我疆』二句：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信南山》，意思是我規劃整治土地，讓有的田壠東西向，有的田壠南北向。

〔二八〕戎車：兵車。

〔二九〕闕：過失。

〔三〇〕四王：指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和周武王。王(wáng 忘)：以德治天下。

〔三一〕濟：完成，滿足。同欲：共同的需求。

〔三二〕五伯(bà 霸)：指夏的昆吾、商的大彭、豕韋、周的齊桓、晉文。一說為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。伯，通『霸』。

〔三三〕無疆：無盡。

〔三四〕『敷政』二句：出自《詩經·商頌·長發》，意思是施行寬鬆的政治，便能聚集各種福祿。敷，施行。優優，寬大平和的樣子。迺(nǎi 求)，聚集。

〔三五〕君：指晉國國君文公。

〔三六〕不腆(tiǎn 舔)敝賦：不多的疲憊之兵。腆，厚。賦，這裏指軍隊。

〔三七〕犒：慰勞。這裏是外交辭令，指與晉人作戰。

〔二八〕震：威嚴。

〔二九〕撓敗：挫折失敗。

〔三〇〕徼（yāo 腰）齊國之福：得到齊國先君的福氣。徼，求。

〔三一〕泯：滅亡，毀滅。

〔三二〕敝器：破舊的器物。這裏指紀甗、玉磬等。愛：吝惜。

〔三三〕餘燼：指殘餘的軍隊。燼，燒殘的火灰。

〔三四〕背城借一：背靠城牆作最後一戰。

〔三五〕幸：謂僥幸而戰勝。下文『不幸』指不幸戰敗。

〔三六〕敢：反語，怎敢。

楚歸晉知罃〔一〕成公三年

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〔二〕，以求知罃。於是荀首佐中軍矣〔三〕，故楚人許之。

王送知罃曰〔四〕：『子其怨我乎？』對曰：『二國治戎〔五〕，臣不才，不勝其任，以爲俘馘〔六〕。

執事不以釁鼓〔七〕，使歸即戮〔八〕，君之惠也。臣實不才，又誰敢怨〔九〕？』王曰：『然則德我

乎？』對曰：『二國圖其社稷〔一〇〕，而求紓其民〔一一〕。各懲其忿〔一二〕，以相宥也〔一三〕。兩釋

纍囚〔一四〕，以成其好。二國有好，臣不與及〔一五〕，其誰敢德？』王曰：『子歸，何以報我？』對曰：『臣不任受怨〔一六〕，君亦不任受德，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。』王曰：『雖然，必告不穀〔一七〕。』對曰：『以君之靈〔一八〕，纍臣得歸骨於晉〔一九〕，寡君之以爲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賜君之外臣首〔二〇〕，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〔二一〕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獲命，而使嗣宗職〔二二〕，次及於事〔二三〕，而帥偏師以修封疆〔二四〕，雖遇執事，其弗敢違〔二五〕。其竭力致死，無有二心，以盡臣禮。所以報也！』王曰：『晉未可與爭。』重爲之禮而歸之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記載了楚共王與晉國戰俘知罃的對話。知以不卑不亢，進退有度的表現，贏得了楚共王的尊重，並以隆重的禮儀送知罃歸晉。知罃（Ying 英）：晉大夫，即荀，荀首之子。因荀首封於知罃，故以封地爲姓。

〔二〕歸：送還。公子穀臣：楚莊王的兒子。連尹襄老：連尹是楚國官名，襄老是人名。宣公十二年（前五九七）晉、楚邲之戰中，晉國荀首俘虜了楚國公子穀臣，射殺了連尹襄老，但他的兒子知罃也被楚人俘虜。現在晉國要用穀臣和襄老的屍首換回知罃。

〔三〕於是：在這個時候。荀首：即知莊子，晉國上卿。佐中軍：擔任中軍副帥。佐，輔，任副職。中軍，古代大國設左軍、中軍、右軍三軍，中軍由三軍統帥統領。

〔四〕王：指楚共王，前五九〇年至前五六〇年在位。

〔五〕治戎：治兵，演習軍隊。這裏是交戰的意思。

〔六〕俘馘（guó 國）：俘虜。馘，割掉耳朵，古代割下敵方戰死者的左耳來記軍功。

〔七〕鬻鼓：取血涂鼓，是古代的一種祭禮。這裏是處死的意思。

〔八〕即戮（è 路）：接受殺戮。即，動詞，就，接受。

〔九〕誰敢怨：即「敢怨誰」。

〔一〇〕圖其社稷：爲國家利益打算。

〔一一〕紓（shū 書）：寬解。這裏是解除苦難的意思。

〔一二〕懲：戒，克制。忿：怨恨。

〔一三〕宥（yòu 又）：寬恕，原諒。

〔一四〕景囚：拘禁的犯人。累，捆綁。

〔一五〕與及：參與其中，相干。

〔一六〕任：擔負。

〔一七〕不穀：不善，諸侯謙稱。

〔一八〕以君之靈：託您的福。靈，福氣。

〔一九〕景臣：被虜之臣。知自稱。

〔二〇〕外臣首：指父親荀首。對楚王而言，荀首是別國之臣，故稱外臣。

〔二一〕宗：宗廟。

〔二二〕嗣：繼承。宗職：宗族世襲的官職。

〔二三〕次及於事：按次序輪到我擔任軍事職務。事，軍事，這裏指擔任軍事職務。

〔二四〕偏師：副帥、副將所率軍隊，非主力軍隊。修封疆：保衛邊境。修，治理，這裏指鎮守保衛。

〔二五〕違：避。

呂相絕秦〔一〕成公十三年

晉侯使呂相絕秦〔二〕。

曰：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，勳力同心〔三〕，申之以盟誓〔四〕，重之以昏姻〔五〕。天禍晉國〔六〕，文公如齊，惠公如秦。無祿，獻公即世〔七〕。穆公不忘舊德〔八〕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〔九〕；又不能成大勳〔一〇〕，而爲韓之師〔一一〕。亦悔於厥心〔一二〕，用集我文公〔一三〕，是穆之成也〔一四〕。文公躬擐甲冑〔一五〕，跋履山川〔一六〕，逾越險阻〔一七〕，征東之諸侯〔一八〕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而朝諸秦〔一九〕，則亦既報舊德矣。鄭人怒君之疆場〔二〇〕，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。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〔二一〕，擅及鄭盟〔二二〕。諸侯疾之〔二三〕，將致命於秦〔二四〕。文公恐懼，綏靜諸

侯〔二五〕，秦師克還無害，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〔二六〕。

無祿，文公即世，穆爲不吊〔二七〕，蔑死我君〔二八〕，寡我襄公〔二九〕，送我殽地〔三〇〕，奸絕我好〔三一〕，伐我保城〔三二〕。殄滅我費滑〔三三〕，散離我兄弟〔三四〕，撓亂我同盟，傾覆我國家。

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，而懼社稷之隕〔三五〕，是以有殽之師〔三六〕。猶願赦罪於穆公〔三七〕，穆公弗聽，而即楚謀我〔三八〕。天誘其衷〔三九〕，成王隕命〔四〇〕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。

穆、襄即世〔四一〕，康、靈即位〔四二〕。康公，我之自出〔四三〕，又欲闕翦我公室〔四四〕，傾覆我社稷，帥我蝥賊〔四五〕，以來蕩搖我邊疆，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猶不悛〔四六〕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〔四七〕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羈馬〔四八〕，我以是有河曲之戰〔四九〕。東道之不通〔五〇〕，則是康公絕我好也。

及君之嗣也〔五一〕，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〔五二〕：『庶撫我乎！』君亦不惠稱盟〔五三〕，利吾有狄難〔五四〕，入我河縣〔五五〕，焚我箕、郕〔五六〕，芟夷我農功〔五七〕，虔劉我邊垂〔五八〕，我以為有輔氏之聚〔五九〕。君亦悔禍之延〔六〇〕，而欲徼福於先君獻、穆〔六一〕，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〔六二〕：『吾與女同好棄惡，復修舊德，以追念前勳。』言誓未就，景公即世，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。君又不祥〔六三〕，背棄盟誓。白狄及君同州〔六四〕，君之仇讎，而我之昏姻也〔六五〕。

君來賜命曰：『吾與女伐狄。』寡君不敢顧昏姻。畏君之威，而受命於使〔六六〕。君有二心於狄〔六七〕，